

十日刊 第十三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一日

從陳大先生說到中國的國運

王季高

中國的教育往那裏去？

王政

「先賢有言曰：『難得糊塗』：讀破萬卷書，落得不辨是非曲直，不知民間疾苦。就個人幸福講，這或許是再好不過的教育，然而畢竟難爲了中國文化，在進化的途徑上就誤了二千多年光陰。」

官吏乘坐公用汽車條例草案假投票結果報告

編者

司法官之二難

章任堪

「照目下司法官辦事情形說事務如此的繁，報酬如彼的薄，名固然談不到，利也是促成神經衰弱症和肺結核病的代價」

書評：「苦果」與「叛徒」

蘇茹

記一個未來的阿斗代表

通信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

(郵費在內)

館咖啡查禮

中山東路 68-70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一應俱全

招待週到

恆心堂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老曹秀文筆墨莊

地址：太平路

電話：二二五四三

是非公論 第十三期

內容

陳濟棠下台以後……文翦公(一)
 從陳大先生說到中國的國運……王季高(二)
 中國的教育往那裏去？……王政(四)
 官吏乘坐公用汽車條例草案假投票結果報告……編者(二)
 司法官之二難……章任堪(二)
 貪污的原因在那兒？……姜亮夫(六)
 維多麗亞女王傳……續前……利登、斯特拉奇作(六)
 吳幹(一)
 通信：記一個未來的阿斗代表……蘇秋(三)
 書評：「苦果」與「叛徒」……蘇秋(三)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 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 來稿陳預先聲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 來稿請交南京鐵管巷瑞福里三號本社編輯部。

陳濟棠下台以後

中央社南京二十一日電：財界息，粵陳前派馮銳來京，曾向財部面稱粵所發毫洋紙幣數額爲一萬七千萬。現

據報發行額達二萬五千萬之鉅，所存現金準備大小銀洋合計僅一萬萬元左右，不敷甚多。在粵陳異動期內，經中央派艦在粵港洋面堵截及粵金融界嚴密監視關係，粵金融命脈之現金準備，倖無損失。然粵省廣州本行，已被陳攜走毫洋紙幣七百萬元，港幣三百萬元；粵省行港分行又被陳攜走港幣八十萬；此外李宗仁亦向廣州本行提走毫洋紙幣二百二十萬元。粵紙幣發行現金準備本欠充足，今又被陳李攜走鉅款，各方無不憤慨。現中行國庫局副局長李惕生、中國經理貝淞蓀、交行經理唐壽民，二十二日可由滬赴粵，將會同余漢謀、林雲陔、鄒琳、宋子良及粵金融界商洽整理，當可獲具體妥善辦法。鄒偕宋子良、吳健陶乘機飛粵，二十二日可到。唐海安亦就兩廣鹽運使職，對粵省中央國稅機關與地方財政，即可會同余林開始整理。過去中央在粵關鹽統稅均經陳濟棠截留，陳維周又以軍艦公然走私，國庫損失不知凡幾，此後當可澈底改革。又粵苛

雜向稱繁多，今後亦當逐漸廢除。（七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本報二十三日上海專電：香港電，跑馬池鳳輝台十二號陳濟棠住宅，現爲港政府派員嚴密監視，因陳濟棠離粵曾帶走粵省公款一千萬元，港當局將阻止該項鉅款潛運出港。（七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

本報二十五日上海專電：香港電，陳濟棠二十五日奉中央令，須待粵省移交手續清楚後，始准離國。港當局亦應我政府請求，對陳妥爲保護。

中央社廣州二十五日電：宋子良接長財政廳後，即着手檢查前任收存各項稅款及白銀數量，忽發覺短少白銀六七百萬。聞此款係陳濟棠離省前，命區芳浦派員運港，存放某銀行。宋已飭屬嚴查，二十五日電財政部報告，並請示辦法。

中央社香港二十五日電：陳濟棠遷居妾當奴新邸後，病仍未愈，廿四日入法國醫院留院醫治。因粵人進行追算舊帳，更爲焦灼，林翼中獻議，謂如不得護照出洋，即先

避居台灣，再行他往，所有金銀貴物，計值八千餘萬元。

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

（文蔚公）

由陳維周請某國銀行，關一保險房，祕密保存。（以上七

從陳大先生說到中國的國運

自從陳大先生來南京觀看氣色以後，「東風一起」，全國即陷入「山雨欲來」的狀況。在這個新生活不下庶人

數年來的慘澹經營，變為畫餅，而無意中竟做了捐機祝壽聲中的天字第一號元勳。

禮義廉恥不上大夫的流年，前幾年，甚至於前十幾年的政客官僚，都不禁抱着「混水裏面好捉魚」的心理，到處奔走，想乘着機會，好陞官發財。我們住在鼓樓旁邊的一般小百姓，却是沉悶極了，着實的替整個國家擔憂，為整個民族着急；但是我們聽得到的，祇是官方消息，見得到的，祇是統制新聞，縱令萬分無奈，偶然對於時事，稍加打聽，則謠言如毛，而且矛盾的地方很多；在這種景况之下，我們除了空擔憂，乾着急以外，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幸虧菩薩保佑，混沌的局面，不出十天半月，即已澄清了大半。時至今日，不徒中央的勢力，已經伸漲到五嶺以南，就是陳大先生的賭窟，因為他本人的相術，稍欠高明，也跟着塌了台；並且帶累了他那「無辜」的兄弟，害得他

老實說一句：陳大先生的相術，是否高明，我們實在無從知悉。不過我們覺得，在熱鬧場中過活的人們，應該明白相術是根本不可靠的；與其是在某一個人的眼耳口鼻之間，尋找出政治活動的方略，到不如觀察民心之向背，和國勢之盛衰，然後相機而動，方不致為人所共棄，而陷於不可收拾的局面。熟讀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諸葛亮雖然很神祕，却是除了所謂「天時」和「地利」以外，還非常注意「人和」。生在二十世紀的陳大先生，縱令不知道近兩百年來歐美民權思想之澎漲，難道連這個「人和」還不明白不成？所以從陳氏弟兄之立場而言，陳大先生的錯誤，還不在相術之不高明，而在不講「人和」，過拂了人民的公意，而沒有替整個國家打算；不然，絕不致於鬧到

一敗塗地而遺笑大方。

陳大先生如果不跟某一個個人相面，而替整個國家算命，就該知道中國自從九一八以來，不論是好是壞，總算已經是一個新局面。在以前，中國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內戰，但是在那時候，內戰的規模，不論是多麼大，牠影響於人民的程度，不論是多麼深，大概的說，一仗打下來，不管誰勝誰敗，還不致於有亡國的危險。等到九一八事件發生，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原來中國的問題，本是非常複雜；很奇怪的，是：從此以後，對內對外諸問題，反到簡單化了。在從前，問題很多，解決起來，不知道先從那一個下手，因此鬧得那一個問題也解決不了。到了現在，要解決而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可以說祇有最大最難的一個了。因為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很費事，所以不得不先解決其他比較重要的問題，作為解決這最大最難的問題之準備步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雖然強鄰仍舊不斷的威脅，「二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政策，完全歸於失敗；但是從建設中謀統一的內政方針，却收了相當的效果。一般人民，這幾年來，除幫助中央政府積極的完成各項建設工作以外，消極方面，對於任何方式的內戰，不約而同的採取反對的態度。

度。他們之所以對於內戰，表示反對，立場所在，和以前完全不同。在以前，每逢內戰發生，受直接影響的，祇有一部份人民，而大部份人民，多少是處於旁觀的地位，能夠很閒逸的來討論那一次內戰的是非和曲直。到現在，如果內戰有發生之可能，是非曲直之討論，已經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大家所感覺最切要的，還是國難到了極嚴重的關頭，任何樣子的內戰，俱有促成亡國的可能，而想要救亡圖存，勢非亟力箝制內戰，或減低內戰之延長與擴張不可。這種心理的具體表現，從閩變能夠很迅速解決的事實看來，可以說已經完全證實。拿鵝毛扇的陳大先生，不及見此，居然會於嶺南一帶，鼓動風雲，先放棄沿海國防，然後想假道湖南，不遠萬里以「抗日」。國家的一線生機，祇在統一。這種舉動，無論其名義如何響亮，實質上等於破壞統一，則毫無疑義。統一若長期破壞，國家即無生機之可言。數年來人民之期望，既在如何救亡圖存，西南軍事領袖之舉動，不啻違背人民之期望，無怪乎事變發生不久，即遭敗滅也。

陳大先生雖然看「走」了相，中國的國「運」，却因此而有了轉機。在這個時候的人民，內心之中，自然感覺

到相當的安慰。不過國家的將來，成敗利鈍，不能逆睹，現在還很難樂觀。不能樂觀的理由，是：中國之統一，能夠逐漸的在事實上表現，即與鄰邦的外交政策，越發的水乳不相容——在他們，如果「抗日」的招牌是假的，到不惜加以援助，統一的現象是真的，却發生很大的恐慌。恐慌的結果，在平常的國家，自然是相當的讓步，藉以表示親善，但是我們的高鄰有的是武士道的文化，自高人一籌，故而對於我們，反到會作進一步的威脅。粵局甫定，他們就有所謂「三相宣言」，竟謂「中國政府如忽視日本之特殊地位，則日本對華北之政策將更趨強硬」。宣言之後，

感覺得不夠，還準備將海軍軍艦七十餘艘，在台灣海面，「集合操演」。『集合操演』之後，夜長夢多的事，反正是層出不窮，我們此時當然無法預料。畸形發展的中國國際局勢是如此，中央政府在西南局變底定之後，國內政治上的障礙，既已完全廓清，人民擁護之心理，而又無限的增加，自不應絲毫忽視重大的責任，而須統籌應付之策。蓋敵友之分，雖決之於人，存亡之爭，猶繫之於己；祇愁此時無充分之準備，無畏將來作最後之犧牲。至於人民之擁護，則「民不畏死」，更無須過慮及之矣。

（王季高，七，二六）

中國的教育往那裏去！

不久以前，我們的「幽默大師」，於所著作文六訣的「敬重讀者」一訣裏，說過這樣一句話：「教育與社會學都是我認為在學術上很無聊的科目。」（見論語第卅七期）這種態度無非是「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一語的證實，是「東風壓倒西風，西風壓倒東風」的醋性心理的表現，本來毫無足怪，更用不着辯駁。不過事關「敬重讀者」，在

為文討論社會問題與教育問題以前，不能不多加考慮。凡是人都生活在社會裏，都在繼續不斷地學習經驗，改造經驗，以期於社會環境中滿足生活的要求，實現生命的衝動。除非是崇信「無爲而治」的自然主義者，你就會想要如何控制社會，纔能夠享受比較圓滿的生活？要如何教育兒童纔能使演化之輪，循健全的途徑向前邁進？這樣

重大的問題自然值得人們的研究，至於有聊無聊，就要看各人的造就了。

事實上人人都有些許關於社會生活與教育事業的見解與疑問，因為人人都生活在社會裏，人人都有弟妹子侄要受教育。社會學與教育學儘管遭人詆毀，談談社會問題或教育問題，似乎是無傷大雅的。這樣考慮了許久，纔算鼓起勇氣來寫這篇東西。

籠統說來，教育問題可以分作三方面探討：一是爲什麼教？二是教什麼東西？三是怎樣教？這三個問題構成教育問題的三部曲；三者雖可以分別研究，但牠們彼此間是互相關連的。在解答的程序上顯然是第一個問題居先，因爲在沒有確定教育宗旨以前，無從決定採取什麼樣的教材，也不曉得什麼是最完善的教育方法；不先認清教育宗旨，隨波逐流地舉辦的教育事業，縱令在質的方面怎樣講求，在量的方面怎樣擴充，也不過是裝璜門面和表揚當局的功績而已，於國計民生不見得會有什麼裨益。近數年來國內熱心教育事業的人似乎感覺到過去中國教育上的缺點就在沒有認清教育的宗旨，所以確定教育目標的呼聲大有日高一日的趨勢。

教育目的代表民衆或統治階級對於教育事業的要求，應該是因時因地而異的。就中國而論，上古由氏族社會踏入封建社會的時代，統治階級最感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駕馭被征服的異姓酋長與氏族首領？如何使許多文化背景不同的部落與氏族俯首貼耳聽命於王室？嚴刑峻罰，只能令人畏懼，而不能教人心悅誠服。欲保子孫帝王萬世之基業，武力克服以後，必須繼之以心理的征服。所以周代根據農村社會安土重遷的心理，氏族社會尊尊親親的精神，和封建社會尊卑貴賤的階級觀念，組成井井有條，環環相扣的宗法制度，使人民不會蕩檢踰閑，犯上作亂。同時復損益夏殷之制，設立庠，序，校，塾，辟雍，泮宮等，施行禮樂政刑的教育，俾能達到化民成俗的目的。

平王以後王室衰落，紀綱蕩然，教育系統也就隨着破壞了。春秋戰國之世，思想怒發，諸子百家各是其是，各非其所非，史家稱爲中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各學派中孔門一派竭力主張維護宗法秩序，他們的教育思想着重培養能夠以人格感化人的「君子」。他們多數相信宗法倫理是以人類本性爲根據的，那麼教育就是本性的實現；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育

的宗旨當然是培養得天獨厚的士人階級，使他們先實現了自己的本性，然後去感化別人，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儒家學說在當時並未能壟斷獨霸，後來據說又受了秦始皇的摧殘，同時儒家思想所代表的宗法制度亦已喪失其存在的基礎，好像是不會怎樣蔓延滋長了。但在官僚政治下，蚩蚩者氓，生活更比以前沒有保障，同時士大夫階級復『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想避免蕩檢踰閑和犯上作亂的現象，不得不講求維繫人心和統一思想的方法。歐洲中古，以宗教醉麻人心

，教人民以死後的希望為生前的痛苦解嘲，社會因得以安定。中國迷信鬼神的心理，雖不弱於西洋人，但在當時還沒有產生組織強固的宗教勢力來維持社會秩序。不得已而求其次，統治階級於是選中了以『正名定分』為基礎的儒家思想來作護身符，利用孔門弟子的勢力和社會對於孔子人格的信仰，竭力將孔子偶像化，將儒家哲學宗教化，後來儒家哲學畢竟成為中國社會的標準思想。

帝王的提倡，法令的限制，滿夠抬高儒家的身價，然而人類的好奇心不能即此毀滅淨盡，同時儒家思想對於許

多事物亦僅具輪廓，未舉細目；對於許多問題雖有肯定的解答，而各派意見却往往互有出入；至於立場縱然肯定、意見縱然一致的地方，而統治階級亦未必全能身體力行。假如不作更進一步的統制，難免發生種種危險：（一）陽奉陰違，（二）穿鑿附會，（三）黨派的糾紛，（四）以儒家學說為攻擊統治階級的根據。「異論邪說」之未能滅絕，漢儒之托古改制，東漢之黨禍，以及欺君枉上、爭權篡位之層出不窮，在在足以證明單用「命令與禁止」的手段來統一思想，是不夠的。

統治階級以儒學為護身符，以教育為維護自身權利地位的工具，士人以受教育為加入官僚集團的終南捷徑，以儒學為選拔人才的標準，自是統一思想最有效的辦法。兩漢分科選舉，開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端倪，乃統制思想所必經過的途徑。

儒家「正名定分」的思想固然不容許踰檢蕩閑，犯上作亂，但同時也要求處於統治地位者要「發政施仁」，不要「率獸食人」。統治階級為維護已得地位而利用儒學，當然只顧到儒學之律他的方面，而不希望律己的方面一定要實行，否則豈不成了作繭自縛的局面。可惜人類的腦筋不是

可以這樣支配的。自然，用威迫利誘的手段未始不能使人顛倒是非，指鹿爲馬。但仍難保不有「殺身成仁，舍取生義」的傻子。所以要使人人安分守己，統制思想還不夠，還要根本杜絕思想。結果儒家學術，隨着科舉制度之進展，而日益形式化，僵固化。二千餘年中國的教育十足的變成統治階級的工具，教育的目的是以詩歌賦消磨青年人的志氣，以帖經術和八股文禁錮讀書人的思想。

士大夫階級不事生產，讀書原爲干祿，縱令科舉制度是毒蛇猛獸，也要趨之若鶩。其他農工商賈等流，對於讀書的要求，至多不過是記賬寫信而已；科舉教育固然無福消受，當不得飯吃的學術文藝，更沒有閒情別緻去理會。結果除了一些落第的秀才和天生的神童以外，能有獨立思想去發展個性的人，真是鳳毛麟角。先賢有言曰：「難得糊塗」：讀破萬卷書，落得個不辨是非曲直，不知民間疾苦。就個人幸福講，或許是再好沒有的教育，然而畢竟難爲了中國文化，在進化的途徑上耽誤了二千多年的光陰。

社會進步的標準本來很難確定，文化程度的高低也要比較纔能證明。我國一向接觸的民族文化程度大都低陋，因而養成夜郎自大的態度，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肯承認

自身文化的缺點。對於教育制度自然不是例外。十七世紀與西方文化接觸的時候還不知道科舉教育與當時流入的數理天文等學問是格格不入的。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屢次戰敗於外國，纔漸漸覺悟本國文化的弱點，於是廢科舉興學校以圖強兵富國，不過當時國人感覺不如外洋的是物質文明，尤其是戰爭的利器。至於「精神」文明還是擺着文明古國的架子，不甘效顰後進。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字云：「中國五千年以來，聖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效日本之己芸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爲主，西學爲輔；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大字。不但代表當時的教育思想，一直到現在許多教育領袖的下意識，還是被這種思想佔據着。光緒三十二年政府正式頒佈的教育宗旨，即根據這種精神，合「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距異說」的「忠君」「尊孔」，與「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鍼砭以圖振起」的「尚公」、「尚武」、「尚實」於一爐，以期造成戴豬尾巴操洋槍，法先王吃番菜的「本位文化」。

然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畢竟是兩位一體的東西，採納了一種外來的文化的物質方面以後，早遲總得要採納牠的「精神」方面。再從心理方面着想，一個民族到失了自信力的時候，表面上無論怎樣硬着頭皮誇張自己的文化，骨子裏却是事事都恭維優越的民族。中國人一方面罵洋毛子爲夷狄蠻貊，一方面却以說洋話、交洋朋友爲榮耀，就是這種心理的表現。當時的教育希望青年只學西洋的物質文明，而不學西洋的思想行爲與風俗習慣，焉得不失敗？加之，外交上的一再失利，暴露君主專制的種種弱點；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至使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忠君」「尊孔」的教育無論怎樣講得得力，也不能掩飾鐵一般的事實，所以清室終於壽終正寢了。

民國成立，自然無君可忠，並且掛上民主共和的招牌，不得不講求公民道德，所以民國初年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所謂道德教育，據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氏的解釋，「乃輸自由平等博愛之智識於人民，而使之生正確之觀念者也」。然而民主共和在當時畢竟祇是少數人的理想，代表封建勢力的官僚，學究，與方士一朝取得

政權，提倡「讀經」「尊孔」以培養「忠孝節義」的教育宗旨便又死灰復燃了。表面上儘管花樣翻新，實際上支配官方教育政策的思想的，還不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大字！國民黨當政，以黨治國，教育黨化乃勢所必然，於是國民政府於十八年四月廿六日正式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如下：「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此項宗旨自頒布以來，絲毫未改，全國舉行歷時已八年之久，宜乎對於鞏固國民黨之地位與改進中華民國之國計民生應該收相當的效果。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八年來的黨化教育完全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不在黨化教育理論上的缺點，也不在黨外的反對勢力，而在國民黨本身沒有澈底實施黨化教育的能力與決心。至於爲什麼國民黨八年以來不能澈底實施黨化教育？這問題非常複雜，關係國民黨的紀律，關係黨治下教育行政機關的結構，同時還關係人事，這裏不能一一討論。三民主義教育的政治與社會方面既不能實現，教育當局只得側重生計教育，對於政治教育與社會教育則以做紀念週、盲從黨義教本等方式來期圖防止

「反動」思想之滋長與蔓延。結果「讀經」「尊孔」的勢力又活躍起來，中國的教育又回復到「中西爲體西學爲用」的局勢。

自清末廢科舉興學堂以迄今日，中國教育的根本缺點就在不徹底：我們一方面要想學習現代的物質，一方面又抱殘守缺，視封建時代的禮教爲國粹，絲毫不肯放鬆。殊不知文化是一個息息相通，節節相關的整體，想要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就得要有廿世紀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與社會組織。否則文化失調，縱令物質文明方面有進步，亦不能爲人類造福。中國近數十年的教育可以說是雙重人格的教育。我們的教育當局希望人們看有聲電影，乘摩托車，行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他們教青年要有兩副頭腦：一副科學的頭腦，一副封建的頭腦：在入工廠入實驗室的時，戴上科學的面具，從事物質建設；在出工廠出實驗室的時候，又務必更換上封建的面具，實行維持風化，以期挽救人心。人們對於「適應文化」本來就有守舊的傾向，再加上教育的阻力，文化自然的調整更是困難。在物質文明已經很發達的國家，適應文化與物質文化失調的結果，尙且會產生現代社會所特有的種種病態現象。在物質文明落後的中國，封建的社會組織與道德標準，阻礙物質文明

之發展，就是以極大的代價利賴外力而有的一點物質的建設，在封建頭腦支配之下，亦不過於水深火熱之中，更加增人民的痛苦與怨恨而已。然而我們的教育還在自鳴得意地製造實辦，製造技術漢奸，與技術的貪官污吏。假如再不採取一種徹底的，一貫的教育政策，恐怕窮、弱、愚、私的社會病，會要隨着生產教育之進展而變本加厲啊！

誠然，當此國勢危殆如一髮千鈞之時，一切設施唯一的標準是救亡圖存，舉凡迂闊遼遠的理論與計劃，都來不及考慮。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任務本來是解決根本的問題，牠的成效並不是短時期可以見到的。假如國家到了動員時期，根本停止教育事業，集中人力財力來作軍事活動，自然暫時不必談教育的得失以及將來應取的方針。現在教育事業還在照常進行着，關心中國教育的人，就應該研究應如何改進現行教育政策，纔能充分實現教育的功能，以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庶幾不至於再蹈以往覆轍，置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

中國近數十年來朝野上下的希望與企圖，歸納起來，無非是要建立一個現代式的國家以求生存，並發揚光大故有的民族文化。適宜於現代生存的民族，必須有能適應現

代環境的文化。文化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整體，包括一切相關互映的文物、制度、思想、信仰、風俗、習慣等。誠然，現代文化的特徵在物質方面最爲顯著，但現代文化之所以爲現代文化絕不限於物質方面的特徵。單有現代的物質文明，而沒有適應現代物質文明的社會組織與思想行爲，還不算現代化的國家。並且因爲文化的各方面是相關互映的原故，在一個封建的社會裏，根本就不會產生現代的物質文明。因此我們要想使中國現代化以圖生存繁榮，就得要使整個中國文化現代化，以往一面採取西方物質文明，一面保存「國粹」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根據上述理由，我相信中國教育倘欲實現其推進新中國之建設的功能，務須放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政策，從新確定針對中國社會需要的教育目標。

教育的任務無非是教人適應環境以求生存發育。人類的環境可以籠統地分爲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二類。物質環境因文化之進步而日益受人類征服，適應社會環境的方式亦隨物質文明之進步而漸漸變遷。所以生於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猶以堪輿命相之術來決定軍國大計的人，自然要身敗名裂，危害邦國。依同理，處今日之中國還要提倡宗法

倫理，封建道德，勢必不能適應新環境之需要，建立適宜於現代生存的新國家。那麼很明顯，以推進新文化建設爲職志的教育，一定要教人做現代的人，不要教人做文王周公孔子時代的人。就是李鴻章張之洞一流人物，也不能作爲現代中國教育的目標。

人們自呱呱墜地之日始，即墜入種種社會關係之網，這些社會關係就是社會組織，也就是平常說的「團體」。社會組織規範人們的行爲，陶冶人們的情操。在生存競爭的過程中，優勝劣敗之數，往往以社會組織之堅固與否爲轉移。但單是堅固還不夠，還須要有效社會組織的範圍與生存競爭的單位相符合，假如有效的社會組織小於生存競爭的單位，則社會組織越堅固，內部的鬥爭越劇烈，以至雖國亡無日，猶不能精誠團結，一致對外。

中國社會爲家族本位的社會，數千年來僅具有國家的形態，而實際支配人心維持秩序的力量，還是家族的意識。社會所尊貴，政府所獎勵的不是愛國志士，而是忠臣，孝子，善奴，義僕。自從與西方文化接觸以來，一方面由於時代潮流的驅使，一方面由於外侮的刺激，「愛國」一名詞久已成爲國人的口頭禪，但因爲人類的情性和物質條件

未完備的原故，到如今還沒有真正養成民族的意識與愛國的情操，所以只要有利可圖，飢寒交迫者固然不免爲虎作倀，高官厚祿的人也一樣會做漢奸。

家族組織及由家族組織而產生的家族意識，自然因社會經濟之發展而逐漸崩潰，同時國家的組織與民族的意識

也會慢慢地堅固化，實在化。但健全的教育制度，在社會演化的過程中，應該構成一種主動的勢力，順應時代的潮流，加強社會自然的進度。國難日急的中華民族，尤其不能靜候自然的演變，所以我認爲中國的教育養成現代化的人還不夠，還要着重養成現代化的中國人。（王政）

官吏乘公用汽車條例草案假投票結果報告

對於真投票同無訓練的中國，這次假投票的初度嘗試，自然不會像美國 *Literary Digest* 每四年一度所舉辦的大總統假投票那樣活躍，惹人注目，煞有介事。然而區區的結果，起碼足以證明是非公論讀者諸先生們的熱忱。

我們收到的假投票單共有二百一十張。這儘不需要一番整理與遷延之後，我們纔可以一口氣告訴讀者們：贊成此項草案的，一共也有二百一十張。也不必詳加分析與測量，然後纔可以叫我們知道：贊成此項草案的，倒不僅只是這二百一十位投票人。

由信封的推測，我們知道投票人的裏面，有種種人——新聞記者、大學教授、商店經理、公務員、辦黨務的……與「今之賢人」。還有一位，不但贊成，並且「十二萬分的至誠贊成，……並請設法提倡實行，敝人誓當擁護」。可見天下依然還有熱心之士，如此君者！

編者

司法官之二難

何謂二難？指錢難及升遷難而言。這二難，大之關係

整個司法行政，小之關係個人生活，似乎值得一譚！

先說錢難吧！又可以從兩方面觀察。第一是司法官俸額太低，第二是司法經費尙未列入國家預算，由國庫開支

。大陸法系國家的司法官俸額，因為歷史的關係，當然是不能和英美比擬的；英美的推事，因為都是由從事律師事務多年的人中挑選出來的，所以俸給定的也特別高，最低級的推事如紐約警務庭的，每年的俸給是金元九千元，約合法幣三萬元，更如英國最低級推事的俸給，也是每年一千五百金鎊，約合法幣二萬四千元。德國推事和檢察官的最低級俸，每年約合法幣三千五百元；法國候補推事和檢察官的最低級俸，每年約合法幣二千元，正缺的最低級俸，每年約合法幣二千九百元。大陸法系司法官俸給之所以如斯之低，是受了拿破崙之賜，當時大家以一披司法官的法衣為莫大之榮譽，拿破崙利用了這一種心理弱點，給來了一個司法官不能名利兼收的格言，如是乎德國如此，日本也如此，抄襲日本的本國司法官俸級也莫明其妙的，照着日本司法官俸級表依樣葫蘆的來了一下。也許當時抄襲日本法律的本國法律大家，納悶到何以司法官的俸給，較諸一般公務員為低，可是一方面既不認識拿破崙，而另一方面，「芳鄰」，「先進國」的法律，準沒有錯，如是乎照抄罷，這一來，本國司法官，名既沒有，利也沒有了，一般荐任公務員的最低級俸是從每月二百四十元起，而荐

任司法官的最低級俸，却每月祇有一百六十元，候補司法官的津貼，最低級的還是近幾年來纔提高到每月一百元！照目下本國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司法官辦事情形說，大概辦民事的每月至少二十件多至六七十件，辦刑事的每月至少五十案多至一百七八十案，事務如此的繁，報酬如彼的薄，名固然談不到，利也是促成神經衰弱症和肺結核病的代價！

談到這兒，也許有人說，這個年頭，謀個把一百或八十元的位置，是不容易的事，司法官報酬雖薄，可是比較有保障，不致輕易更動。話儘管說得響，可是事實是自然的，除關於保障的問題，容俟另文談論外，現在繼續談談錢難。一個不貪賊不枉法的司法官，絞盡了腦汁，換取每月一百元或一百六十元的代價，如果按月有錢可拿，那麼省食儉用，也未始不能苦苦的養活一個小家庭。可是實際情形是如何呢？本國的司法經費，是由地方負擔，而不是由國庫統籌統支的！結果是，全國省分中祇有江蘇山東兩省是不欠薪的，河北省九折，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都打八折，河南省對折，甘肅新疆兩省談不到折扣，每人祇能按月拿到三四十元的維持費。（其餘省分析扣不詳）

陝西省司法官在民國二十一年中秋節前，曾經總罷工，結果每人領着十四元的維持費。一位視察雲貴司法的朋友談到視察貴州某法院時，第一天列席的某推事第二天忽然請假了，仔細一打聽，原來這位推事窮得祇有一件竹布長衫，頭一天歸途遇雨，衣履盡濕，到第二天這件僅有的出門大衫，還沒有乾，祇得請病假了！

全國司法官合計八千餘人，這八千餘人，因為俸額定得底，較諸一般公務員，已經不及甚多，而況這八千餘人中，最少有七千餘人，連這種低額的官俸，還不能如數領到呢！所謂欠薪也者，不過是美其名而已，實際是有欠無還的。在司法當局，也并非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去年全國司法會議時，司法院就提出了一個全國司法經費指撥的款改歸國庫負擔的議案，案經決議請中央指定以遺產稅所得稅及其他確定稅收為司法經費的款，其細則由司法院與中央財政當局商定之，可是凡對於本國財政狀況，稍加注意的人，都可以斷言，這種議案，實現不易，所以，自從去年九月十八日議決之後，也就如泥牛入海，渺無音信了！

次談司法官的升遷。我所說的升遷，是指候補升正

是非公論 第十三期

缺，簡缺升繁缺，地方法院的推事檢察官升任地方法院院長或首席檢察官，或者是升任高等法院的推事或檢察官而言。記得法國老虎總理克拉夢瑣（Clemenceau）曾經在議會說過：『某地出了一個司法官的缺的時候，司法部部長看看那一些介紹信，有的從議員，閣員，其他行政官那兒來的，甚至於新聞記者和現任司法官也都會來請託的，你說他如何選擇，如何地決定呢？某某人是某某人的朋友或親戚，為聯絡某要人，為使他自己有好感起見，給了他所介紹的人吧！將來也許有麻煩他的時候！』（見 *Dehesdin* "Etude sur le recentment et l'Avancement de magistrats" 第四七六頁）不過這是二十幾年前的法國情形，自從一九零八年二月十三日以法令公布施行一種升官圖（Tableaux d'avancement）制度之後，司法部長任用私人之權，因而大減，中間屢次修正，現在所援用的，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的法令，先由司法部將全國司法官缺額，分列為十二等，每年由各高等法院院長和首席檢察官，就所屬司法官之合於每一等的人員中人選擇半數，開明履歷，呈荐司法部，再由最高法院院長，總檢察長，最高法院推事四人和司法部的四個司長合計十人，

組織審查委員會，決定取舍，被取者名列升官圖中。本來司法部部長還可以從同等的許多人中，任意選擇一人，但自一九三四年起，另由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法院推事二人，和高等法院地方法院院長各一人，共五人，組織委員會，凡遇缺出，就由此項委員會就升官圖中提名三人，請司法部部長擇一委派，同時規定不得越級超升，又規定每年應保留所有各等缺額四分之一，以儘先位置升官圖上年有名，而未被提升之人，這樣一來，司法部部長用人的權，被限制的很小，而同時因為不公平而致升遷難的情形，也逐漸消滅了！

本國司法官升遷的情形，雖未必全像克拉夢瑣所說的，可是全國司法官除了最高法院的人員以外，升遷之權，都操之於司法行政部部長之手，去年七月一日施行的法院組織法，雖曾定有推事和檢察官的資格（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並且明定「實任推事非有法定原因并依法定程序不得將其停職，免職，轉調或減俸」；以及「前項規定，除轉調外，於實任檢察官準用之，」可是對於如何的升遷辦法，則并無任何規定；如是乎，候補司法官要想補缺，或者正缺司法官要想升遷，除了由他的長官保送，或

者是託人向部長吹噓以外，別無其他法定的程序，可資遵守，縱令合於法院組織法所定的資格，而逕由司法行政部自動的予以升遷者，除非有一種特殊情形之外，可謂聞所未聞。

所謂特殊情形，係指司法行政部部長箇人的偏重而言，例如魏道明任部長時，因為他是籌設法官訓練所的一員，所以用人方面，也就偏重於法官訓練所出身的；羅文幹兼任司法行政部部長時，關於法部部務，可說是完全委諸常務次長石志泉之手，這位石先生，原先作過司法儲材館以及司法講習所的教員和館長，因之他的用人，也就偏重於這兩處出身的；現在部長王用賓，曾任典試委員會委員長，所以對於司法官高考及格的人員，也就特予優待。這一種偏重的趨勢，一方面可以說是好的，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不好的現象。何以言之？好的方面呢，人和人間都是因為接觸多而比較認識得清楚，又因為認識而加以信任，內舉尚不避親，何況及門弟子？偏重於認識的人，至少的限度，可以知道這人的學行如何，不致漫無標準。可是不好的方面呢，大焉者造或門第系統之見，小焉者也使一般司法官不能獲有均等的升遷機會。在下有位姓黃的同學，在

山東地方法院當候補推事，先後七年多，最近憤而辭職，原因是魏道明時代，他在法官訓練所尚未卒業，石志泉時代，他并非嫡系，最近好不容易託人向該省高等法院吹噓，將他大名呈保補缺，結果却補了一位高致及格候補不及三月的人，憤慨之餘，稱病辭職。若說是這位先生成績不好呢？那麼司法行政部早應免他的職，不應該讓他濫竽充數，如此之久！若是成績還過得去呢？那麼法官訓練所與高考及格，同屆科班出身，至少也應該給他一個均等的升遷機會！

因為法令對於法官的升遷辦法，并無規定，在一般司法官，固然感受痛苦，但是在握有升遷全權的司法行政部部長，是否樂了呢？也不盡然。按照一位曾任司法行政部次長的談話，據說他所最怕的，便是回答介紹信，以及接見因介紹而來請求任用或升遷的人；王部長任職後，通令全國司法官，不得擅行來京，以及從事請託。從而可見握有升遷權的次長，也因為沒有明定的升遷辦法，而感覺應付之為難！

石志泉的手段，究竟老辣些，他在二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以司法行政部部令公布『荐任司法官敘補辦法』，共

計八條，又在同年九月一日將此項辦法，改成『司法官敘補及審查成績辦法』，凡十八條。內容將科班與非科班出身的分成六類，每六缺中以兩缺給科班出身的人補，其餘四缺由非科班出身的人輪補；科班包括高考再試及格者，在法官訓練所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或司法講習所司法儲材館及同澤新民儲材館司法班畢業者，以及曾經司法及考試再試或甄拔試驗及格甄叙合格者這三款人員而言，非科班則包括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司法行政部公布的司法官任用暫行標準第四條所列其他的九款人員而言。從表面上看，這種辦法，似乎和法國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升官圖制度，也不大差離，可是除了同與部次長可以從同等類的人中任意選擇的弊病以外，最滑稽的，便是『如遇有特別需要時，并得不按輪次特予提前敘補』，以及『前條員缺，輪至某類，如無相當之人員可敘補時，應以次類人員遞補』，這兩項規定。（見敘補辦法第一條第二條）所謂『特別需要』以及『無相當之人員』，也就是老辣手段的表現了！換一句話說，公布了這種辦法以後，一方面可用以應付求任用求升遷的本人以及他的介紹人，冠冕堂皇的對他門說，本部受此辦法的限制，無可如何，你們且等着吧，而在另

一方面呢，却又可藉着『特別需要』和『無相當之人員』這兩項理由，儘量的位置他所願意位置的人！其結果是，騙了人，還沒有法子說他錯，你看，這立法的技術夠多麼巧妙呀！

石次長下台，跟着法院組織法也施行了，他這手創的辦法，當然也歸於消滅。本來，這種有若無的辦法，沒有也好，可是最近聽見司法行政部何參事說，王部長任職後，因為升遷漫無標準，不足為訓，曾囑秘書處擬了一種

貪污的原因在那兒？

我想不出貪污的原因！

貪污似乎是政治上的一種通病，中國有，歐美各國也

有；現在有，古代也一樣的有。人人都知道這是一種大弊端，所以古今來討論如何制止貪污的文字，不知道有多少。方法竟管多，理由竟管充足，也竟管有行之而生大效的，然而愈到近世，貪污的方法愈多，貪污的種類愈繁，貪污者的膽子愈大，而政治上爲了防貪而生的制度，法律上爲了防貪而有的法令，也愈出愈精。這實在是一條殺害國

辦法，現在正在部長審核之中。內容如何，在未經公布以前，自非局外人所能知悉，但是我至少希望他能糾正以前敘補辦法的錯誤，而比法國現行的辦法更爲精密！

司法官之二難，既如上述，『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喫草』，當然是不可能的，其餘的話，說起來很長，就此打住，留待公論讀者諸君去公論吧！

（章任堪）二五，七，七。

家，社會，人民的生命的「毒禽」。所以不撲殺他，政治是不會上道的。

然而我想不出貪污的原因！

我們從歷史上細細地來研究一下，我們大體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是：

在政治與社會情形最不安定的時候，是貪污最多的時期。

譬如東漢之末，南北朝時，五代時，北宋末與南宋時

，清之末年皆是，然而這個結論，往往會使人誤會以為是政治不良，社會紛亂的結果。誠然也有因政治社會而引起的貪污。譬如西漢末年清代末年國家自己賣官，引起買官者的貪婪，這是由于弊政而引起的；又譬如南北朝是因了社會風習獎勵奢侈，不恥貪婪，南宋之社會道德墮落等，這是由于社會敗壞的原因而引起的。然而我想這都不是必然的原因。譬如以清代來說，對於貪污的法令，不能不說嚴密，而一般貪污之徒，想出來的避免嚴刑重罰的方法，也相對的是層出不窮。

回頭來看看現在。似乎單靠法律政治的設施，更不足以銷滅此風。法律不能說不密，然而却有許多使政治法律效力不能達到的貪污事蹟。譬如國家大員，同外國商人有交易，而上下其手，讓你政治法律上一點也捉不到他。即使捉到，有時又因與自己政法所管不到的那些方面有關，于是而政法也成問題。所以懲制貪污之事，到了比一個縣知事一個什麼職員大到幾萬倍時，我們便不聽見是如何的去處置。又譬如近年來風靡全國的「大興土木」，自政治機關，至學校等等，其中真真是非建築不可，並且也無他弊的，自然也有。而某處某處，借建築以成其貪婪的，實

在也不少。你若以法律來論，他的賬項是居然清楚，毫無破綻。然而捆載而歸的已實在不少！這又豈是法律所能及！在中國這樣人民無直接監督政府甚至于議論的時期，監察院又不能行使職權，則法之密，至多也不過是使「竊鉤者誅」，「竊國者」仍「為諸侯」。這權且不說什麼不公平的話，只問一問，又得到了一點什麼效果！

我並不是要來否認法治精神的好處，我只是看見目前的中國，仍然是離距以法為治的這個階級還遠。（他中間距離的是什麼，我此時不暇推論。）即是說救濟目前中國貪污的方法，不一定是「改制」「密法」。換言之，也即是說中國目前貪污的原因，不一定是「制弊」「法疏」！

近來在「官場」中，常常聽見的一個口號，是：「讓某人調濟調濟一下」，這話的意思說，某人為我辛苦了，讓他去找幾個錢快樂快樂一下。「調濟」「調濟」的口號，是相當的普遍。而能說這個話的人，到往往同時是立法執政的要人。這是一種世風，是一種可占治亂的「世風」，也是一種使貪婪倡狂的世風，這正是獎勵貪污，我想這也許貪污大盛的一小點原因吧？是嗎？

自「調濟以下」的百步五十步之間，應當是「蔽護貪污」

。譬如說一個要員，因貪婪而遭受了彈劾與輿論的指責，則朋從主司，爲之蔽護。在他們是怕丟了個人的面子，而在事實上，恰是獎勵了天下幾千萬個等待著機會來一下子的人們！

再等而下之，則是俗話說的「閉隻眼的辦法」。上司閉

隻眼，下屬便添了一雙手。於是而天下事不可問矣！

倘若這種「調濟主義」「蔽護主義」「閉隻眼主義」真的是貪婪的原因，如我所「猜」者，則我們更有何法呢？

（姜亮夫）

維多麗亞女王傳……………續前

二

克勒芒的悲劇可算是澈底翻騰的一流。皇族的萬花筒突然間掉轉了方向，誰都沒有把握會演出怎樣的新花樣來。說到王位的承繼，這似乎已經很滿足的解決了，現在可變爲迫切無據的問題。

喬治第三而今還在溫座爾裏活着在，一位上了年紀的瘋子，整個不了解外界給他的印象。他所有七個兒子，最年輕的一個都是中年開外，而且沒有一位養得有合法的子息。前途所以很茫然。皇太子新近不得已放棄徘徊態度，擺出一種肥碩宣淫的妄誕樣子，然而縱使他離婚再娶新婦

，這似乎十分的不見得他就有當爸爸的希望。除掉肯德公爵我們要另介紹外，他的弟兄們，按着年齡的大小，還有約克、克拉林斯、昆布蘭、塞塞克斯與劍橋等公爵；他們的境遇與前程，需得有一段短短的描述。約克公爵過去爲要跳出軍隊與葛拉克夫人的羈絆，曾備受艱辛；現在却把他的生活分配在倫敦與一所龐大的，整飾闊綽，然而極端不舒適的別莊方面；在這別莊裏，他忙的是跑馬，賭牌，與看猥褻的小說。可是在所有的王子裏面，要算他出類拔粹，簡單的理由是：他在他們中間，確是唯一的一位——據最可靠的留心人物報告——總算還有正人君子的情緒。老

早他就聘娶了普魯士的長公主，一位貴婦人，她很難得上床睡覺，而且永遠是包圍在一大羣狗子、鸚鵡、獼猴中間。他們膝下淒涼。克拉林斯公爵，好些年來已是人不知鬼不曉的同一位女戲子約丹夫人在布芮公園同居。這位約丹夫人會爲他養了一大家子女，而且他也實在像同她結過婚的；當這時候，他可離開了她，向一位發狂的富家女尉坎小姐求婚，而她却對他毫不理會。不久以後，約丹夫人竟于憂鬱的境遇之下死在巴黎。昆布蘭公爵大概是英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物。醜陋不堪，還有一支漂眼，他在私人方面脾氣古怪，而且有仇必報，在政治方面確是一位過激的反動份子，由是一般人懷疑他殺害了他的僕從，還又會幹過一種最丟人不過的戀姦勾當。後來他同一位德國公主結了婚，然而這婚姻並不會給他們子女。塞塞克斯公爵有微微一點兒文學趣味及一些藏書。他曾與奧古斯都黑累夫人結婚，她爲他養了兩個孩兒，然而在皇室通婚條例之下，他們的婚姻自被宣佈無效。奧古斯都夫人去世，他又娶了塞息力亞普根夫人；她把她的名兒改爲安忒烏登；然而這婚姻一般也是無效。說到劍橋公爵，他們弟兄裏邊最年輕的一個，我們知道的確不很多。他居住在漢諾威，戴一頭金

色假髮，一派的叨叨饒舌，不甘寂寞，可沒有娶過妻。

除掉這七個兒子，喬治第三還有五個活着的女兒。這五個女兒當中，有兩個——符騰堡的王后與格羅斯忒的公爵夫人——結了婚沒有孩子。那三個未結婚的公主——奧古斯都伊利沙白，沙菲亞——都是四十開外。

(三)

喬治第三的第四個兒子，即愛德華，肯德公爵。他現在五十歲——一位高個兒，精壯有力的漢子，面色稠濃，眉頭粗厚，禿頂光頭，所有一點兒餘髮，通同小心翼翼的染得挺黑挺亮。他的服裝最清爽不過，然而在他整個的儀表裏，却有一股死板的勁，不大與他的性格吻合。他早年在軍隊裏過活——一時直布羅陀，一時加拿大，一時西印度，——而且受了軍事訓練的影響，開首不過嚴守紀律，後來簡直變成了一位厲行紀律的人。一八〇二年他被遣赴直布羅陀去恢復駐屯叛軍的次序，因爲處置過嚴，立被召回，從此，就再沒有在現役的軍職了。以後他把他的日子花去精密的整飭家政，奔走一些故舊們的事，設計鐘表，以及掙扎着力求他財政的整理，因爲儘管他是，如像有一位很知道他的說：「井嚴若音樂的曲譜」，而且儘管每年

有二萬五千金磅的收入，他仍然是債臺高築，窮極無賴。他差不多同他所有弟兄們都吵吵過，尤其是皇太子；這是很自然的，他會加入反對黨，變成功一位「民黨」的台柱。

到底他的政治見解怎樣，尙屬可疑；常有人說他是一位自由主義的信徒，甚且說是一位激烈派；要是我們相信羅伯特、奧文，他却是一位持「必至論」的社會主義者。他同奧文的關係有些奇怪而特色——奧文，那鬼巧，昏愚，倨傲，頑固，赫赫而妄誕的社會主義與合作事業的鼻祖。愛德華也曾講過去拜訪新拉罕爾克的工廠；真個一度在奧文的公會裏主過席；也同奧文祕密的通過信；在他死後，奧文還要我們相信，他甚且從靈界回到人世來鼓勵奧文的

信徒。「在一種特殊的情境之下」，奧文說道：「我必得舉出皇子陛下，前肯德公爵的幽靈，（他先告訴我過，在他所踏進的靈界裏，是無所謂名號的）岌岌乎非是要爲一黨、一階級、一宗派，而是要爲未來的全人類謀幸福的非常熱烈的情緒」。「我同他這幽靈整個的往還是挺美滿了」，奧文繼續說道：「他自己定約會，從沒有一次不按時而至」。不過奧文的血氣太旺了一些。在皈依他的人物裏面，他也曾列舉斐孫總統，美特涅公爵與拿破崙；所以在肯德公爵的見解上，必得仍有些疑團難以釋散。但是關於另外一段境况却用不着懷疑：好些次，這位皇子陛下會向奧文借貸過種種金錢的數目，這從沒有還過，總共算起來也有好幾百金磅。……續

（吳幹）

通信

記一個未來的阿斗代表

編輯先生：

關於憲政問題，貴刊張匯文，劉恢如兩先生先後發表過意見，都感到不成熟的生產，徒然苦痛了母親；將來孩子的生命，因爲先天不足，能否長大，也成問題；所以主

張乾脆的停開國民代表大會，暫且不談「還政于民」。這在阿斗之一的我看來，原是「由衷之言」。我們如果不是有意的誇張，中國至今還沒有產生可以實行憲政的客觀環境。勉強行之，無非爲一些政客造天下，重陷中國于合縱連

橫的紛爭局勢。反之，這次的所謂「憲政」假使單是黨國諸公用以緩和在野各派攻擊政府的手段，那不能不使人感嘆歷史的殘酷。短短十年中，國民黨已經消失了當年北伐時的那一股氣概。

這些，祇不過是我們幾個阿斗在紙上談談的「私」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眼前的種種事實，例如選舉總事務的成立，公民手續的辦理，未來代表的活躍……等等，在在表示這一幕遲早終究要揭開。即使阿斗們不願搨木梢，也得「勉爲其難」，此番定要「借重」了。

所以我要勸告貴社各位——尤其是劉張兩先生：不妨把這次「直諫」的熱忱，轉向「看熱鬧」，或則搜集一些熱鬧資料，留給三千年以後的政論家做論證根據，倒是「不朽之業」。

假使這個提議能夠得到 貴社的舉手？那末我就開始報告第一篇資料。

前幾天一個在××上辦事的朋友冒雨來訪，據說他剛從家鄉回來，已經佈好了競選國民大會代表的陣勢。時機一到，立刻動員。生平缺乏「政治感」的我，對此原無多大興趣。不過阿斗既已做定，木梢必得要搨；熱鬧又何妨一

看，借此增長見聞，開開眼界。主意打定，「洗耳恭聽」。

他告訴我：（這個他現在是我的朋友，將來是我們小阿斗的代表，以下仿此，）這次佈置競選，煞費苦心。原來他家鄉的選舉區包括六個縣份，一百二十幾萬人口，可惜額定普選的代表祇有三個，想當代表的紳縉却有二打。

「所以」，他的語氣漸漸嚴肅：「我得從早準備，這是個登龍的機會。錯過了又得等上四個年頭」。

接着，他就說了些佈置情形：譬如競選就要化錢，至少得有五千塊的準備。在他自己的能力上又不能籌措這筆大數目。幸虧一個官囊豐滿的退隱縣長也想做代表，對圈定候選的上面沒有門路，要他代爲活動。條件是暫借他二千塊活動費，「同舟共濟」的幹一幹。此外有幾個土財主也願意幫助，五千塊錢的資本可說招滿了股。

再如投票羣衆，他說也有了羅致的辦法。憑他在家鄉的潛勢力，本縣的十五萬人民絕對拿得定，還有二個縣份可以拉到三分之一的票數。照他自己最低限度的估計，掌握中已有三十萬張基本票。旁人參加競選，在他的觀點上唯恐其不多，據說多一個競選人游移的票數多分散一些，於他的比數更爲有利。

這樣：他已經募集了資本，羅致了羣衆，就地的佈置告一段落。目前所要準備的祇是圈定候選這方面，這一方面也會過幾個三四等要人，滿口帮忙。不過他還覺得不放心。

對一樁規模不小的選舉事件辦來這樣熟練，我真疑心他做過從前的省議員，或則是國會議員，但他今年還祇有三十餘歲，這不能不歸功於辦××，鍛鍊得這般出色。

「我現在很想聽聽你當代表以後的政見，或是準備替我們小阿斗講些什麼主張」。聽了我的問話，他大笑起來。

他說：「不虛偽的講，我之所以想當代表，沒有要救國救民，甚至行使四權的意思。你不知道咱們老祖宗的政治哲學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嗎？我當然應該應用這些哲學根據，先來『齊家』。替自己打開一條生活大道，再把目前的家庭弄得舒服一些」。

答語是那樣爽直，沒有扭捏作態。所以我又問：「照你這個目標，怎樣纔能如願以償？」自然，我也有點好奇。

於是，他又滔滔的講下去：「辦法有着三個，到那時

見機行事。在大會中我還得努力一下，至少能夠左右二十個以上的代表，纔可行得通」。

「譬如：我有了二十個代表可以左右，我的身價當然增高，要和我勾搭的人也一定增多。那時，不客氣的說，我要『待善價而沽』。有願以政治地位和我交換選票或主張的，準可照辦。附和我的代表，對方能夠一起解決自然是好，否則應該給我的政治地位大一些，可以安插人。這是純政治的辦法。」

「如果政治的道路行不通，那就不客氣。我把票權和主張公開出賣。我的理由不能說不當，競選活動都得化錢，爲什麼不可收回成本。這是純經濟的辦法。」

「還有一個辦法，政治和經濟的兼籌並顧。譬如說：錢，我要，少一些；官，也要，小一些。解決一個專員之類的位置，看來不致大難吧？」

講到這裏，他的精神顯得很興奮，而我也祇有嘆服。「可惜」！他嘆氣地說：「死了一個經紀人，票價怕要看跌？否則不是更可抬高一點嗎？」是的，票價恐要看看跌，照目前的市場情形，我也不能有什麼樂觀的話可以安慰他。

編輯先生：你說，難道還能批評這位朋友的「居心」不對？在目前的情形下談憲政的大道理，你們的主張多麼不合時宜哪。

書評

『苦果』與『叛徒』

我打算多搜集一點資料，給自己知道，也給他人知道。阿斗們的幸運總是如此這般的吧？

夏秋，七月，阿斗之一於南京。

羅禮嵐著：『苦果』，四五六頁，一九三五年六月，初版，九三六年六月，再版，天津大公報社。

杜衡著：『叛徒』，四〇七頁，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版，上海今代書店。

一部分的讀者，或許要以爲我們糊塗：如何可以把意識完全不同的兩本書，作風完全不同的兩個作家，來放在一塊兒談呢？但是，聰明的讀者們，這兩個故事，『苦果』同『叛徒』，也有一個相似之點，那就是，在相彷彿的革命羅曼司之中，兩個女角色都是不惜犧牲自己，去敷衍那握權的人，以搭救她們的愛人。這點情緒，是否即是故事的中心，杜衡先生，也許要否認，但是在『苦果』，我敢說，月華同仁僧之間的關係，確是很深刻地把握住了讀者的注意與同情。

打一九二六年起，那『由南而北的新發展』，帶著人們

演了多少的悲劇與醜劇，流了多少的血。這由南而北的新

發展，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還不斷地帶着人們，照舊地

搬演那老把戲，照舊地流那一樣紅的血。劉靜意的意識，

也許是進了一歩的，她的人生觀，也許比水月華要遼闊一

點，她經過了六七年革命高潮的洗禮，也許，在平時，有

一片比較冷酷的心，有一點比較能做事的頭腦。可是，女

人們，到了那戀愛的關鍵，她們忘了一切的理智，她們拋

開了一切的利害。犧牲，是她們的天賦，是她們的本能。

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地在翻印。新的活動，只是舊活動的

再版。但是，誰能說人類完全是『胎裏壞』的東西，完全

靠不住？仁僧也許是低能兒。在他的短短的生命之中，點

綴着可寶貴的月華的影子。一片黑暗還有光明的星點。他

，還有什麼可以遺恨？可是，我們也不能過分地責備那徐維。他有他的情緒，他，也有他的悲哀。潮流抓住了他，他抓住了那眼前的潮流。他要求滿足，他要求發洩。他雖是爲個人的滿足，雖是爲個人的發洩，但他實也代表那雙城記中的脚步聲音。這萬馬奔騰的脚步聲音，包括了無數的怨和恨，血與淚。在這底下，沒有理智，沒有頭腦，沒有良心，沒有邏輯，沒有倫理，沒有將來。在這底下，被踩著的，只是那一剎那間的現實。

悲劇的主角，不是月華，不是竹紋，乃是仁僧。他既然不能拋開個人的立場，完全去追逐那無我的，在雲端裏的理想，又不能運用他的腦經，來對付這風雲變幻的環境，以謀解決他自己，以及與他親愛的幾個人安定生活。因爲他一個人的錯誤，故而連累了許多人的錯誤與損失。因爲他徘徊在十字路口，不肯決心走上一條路，故而好像是個有作有爲的青年，終於成了脚步聲音底下的犧牲者。弱者的人格，永遠是悲劇的線索！

照羅先生的原意，也許是想把這小小的故事，寫成一個人生的悲劇。可是，我們把苦果從頭看到底，只覺得傷感的味兒多，羅曼蒂克的調兒重。那各個人物的線條，不

甚分明；那鬥筍伏脈的地方，不甚自然；那環境的描寫，不夠襯托出那戲情的演出——這都可以使得我們，保留我們最後的意見。但是，我們相信羅先生，是在試驗那哈代式的技術。只是他應分把天地間的『不可避免』與『突如其來』，更加詳細的研究研究，也許下次的『果』，不管是『苦』的或是『甜』的，更可以顯見得是『因』的『果』。

說到杜衡先生，我們對於他的立場，似乎有點模糊。他寫這個，關於幾個『叛徒』的故事，幾個在上海某種生活圈內活動的人物，杜先生又像是表同情，又像是漠視。這些個叛徒，當然也有他們的血與淚，也有他們的感覺。只是在杜先生的筆下，他們似乎都成了提線戲台上的木偶人。他們沒有很深刻的信仰，也沒有很熱烈的希望。他們只是傍徨，只是在活着，想法子活着就算了。這當然也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生活的一部分；這當然也可以表現現代中國人一部分的情緒。老張，也同仁僧一樣，在事業與女人之間，不知道有所取捨。熊掌同魚都要，結果只有『偉大的毀滅』！

我們對於這兩本書的久後價值，也很難加以預測。但

是我們覺得，『苦果』與『叛徒』，都有可看的地方。

（蘇茹、七月、廿八日。）

寄稿的人們

蘇茹爲我們寫這篇書評，費了心血，我們非常感謝。

姜亮夫先生由法國寄來這篇貪污的原因在那兒？我們不能不感謝

他對於本刊的熱心。

文勇公，不知其爲何許人，只知他有搜尋的功夫，裁剪的本事，

有時，也能擺出學者的架子。

章任堪在司法界多年，現任教於中央大學，學問經驗，皆爲吾人

所深佩服者。

王政在本刊發表的文章很多了，用不着再來介紹。

王季高這篇從陳大先生說到中國的國運，我們希望他對於中國前

途的觀察比之陳大先生的相面術要來得可靠些。

趣 味 中 心

正 中 科 學 知 識 叢 書

獻給您 一個 健美的嬰孩

俞竹貞
胡寄南
合著
實價七角

本書係作者夫婦根據在美國四五載實際經驗並參考各種圖書所寫成，頗多珍貴不易得之材料。共三編：第一編述懷孕時期所必需的生理衛生常識，對於妊娠期中最適宜的服裝以及歡迎嬰兒的整備，均有詳盡確切之指示。第二編係關於分娩前後的歷程以及產後對於母親初生兒所應注意的各種事項。第三編列舉嬰兒的日常生活中關於營養、哺乳、沐浴、大小便的控制以及身心發育的種種。

性與犯罪

周光琦編著
實價七角

性的犯罪是一個文化現象，我國人士對於此問題向不注意，坊間也尙少專著出版。本書即將性及性問題之犯罪關係，作性學、犯罪學、刑法學上之研究。先說性問題之自然各科學的研究，然後漸偏重於文化科學方面的敘述，一、性與犯罪的關係，二、性與犯罪之研究，三、古代貞操觀與性的犯罪，四、貞操破壞與性的犯罪，五、古代性的犯罪之制裁及其刑罰，六、現代性之犯罪之制裁及其刑罰。

上海四馬路 正中書局 南京太平路

新街口
妙機百貨公司

飲食部

著名衛生冷品上市

冰結漣鮮果汁

外賣冰結漣以一元起隨喚隨送

不取送力請撥電話二一〇八五號

經濟西殮每客六角

公司大菜每客一元

擴充二樓雅座舒適潔靜

是非公論半年

同泰玉記
油糖號

南京柳葉街

零躉批發

價廉物美

電話二一九二〇

預約九月十五日截止

十月十五日出版

城南九兒巷

永源祥

文具

紙張

印刷

電話五二四五四

合訂本

定價一元二角
預約六角

立泰恒
油糖號

南京中華門外

專做批發

價廉物美

湖熟鎮